

上河滩

上世纪六十年代,上河滩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件不可或缺的事。

当时,自来水还没接入我家,拎一桶水要走好长一段路,而且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水费也是一笔开支。好在我家生活在运河边,清澈的河水便成了洗衣洗菜的好选择。

我家住在北塘大街接官亭弄附近,走出弄堂,穿过大街,就是一个大码头。小时候,每当妈妈上河滩时,我总是缠着她一起去,想借机去看看运河上的船,看看路上的景,听听大人们聊家长里短,让我的儿时生活充满了乐趣。

长大后,上河滩洗衣洗菜洗拖把,就是我家务劳动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夏天,上河滩是快乐的选择;冬天,去河滩则让我们勉为其难。

早晨,人们纷纷提着竹篮,拎各种蔬菜、衣服走向河滩,热闹的码头上,去晚了需要排队等候。早一点去,可以选离岸远一些的位置,河水清澈,洗床单、被面等大件时,容易散得开,洗得清

爽,但也比较危险,容易滑入河中。后来修了石条的大码头,可以同时供三四十人一起用,就更方便了。

河滩上,也是与邻居、同学聊天的平台。有时,刚走到码头上,就听到有人招呼:“快来这里,这儿水清爽。于是,边洗边聊,说张家李家,讲学工学农,述奇闻趣事,聊好吃好穿,其乐融融。一次中秋前夕,我们去河滩洗芋头,洗到一半时,有同学大叫:“我的手痒死了。”她这么一嚷,由于心理暗示,洗芋头的人顿时都感觉手痒了,于是引来一片指责。

给我们带来乐趣的,还有让人兴奋的“河翻”。所谓“河翻”,是因为气压低,河里的鱼虾都浮到水面上吸氧,河面上到处是翻腾的水花和游动的鱼虾。人们拿着鱼叉、网兜到河滩上,甚至跳到船上捕鱼捉虾,不久就能满载而归。我们这些女孩子,只能“望洋兴叹”,运气好时可以用竹篮捉到一两条小鱼,足以兴奋很久。

我结婚后,家仍没离开运

河。莲蓉桥旁的码头,让我见识了运河的繁华。山货行的食蔬,永远提醒着人们到了什么季节;搬运工挑着成捆的水果、蔬菜从甲板上轻松走过,遗落在地上的菜、果,到处都是,有时走过便有小小的收获。运河里长长的运输拖船,运载着黄砂、石子、煤炭。当然,也有烦恼的时候,有时汽艇快速开过,有时大船河中驶过,突然而来的浪花,让人猝不及防,浑身上下都被淋湿了,十分无奈。

女儿出生后,我们会在周日早晨一家三口上河滩。我忙着洗衣洗菜,丈夫抱着女儿,欣赏着运河中的船帆、河畔的日出、桥上的人来人往。望着他们的身影,望着繁忙的码头,望着繁华的莲蓉桥,我仿佛在欣赏身边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如今,生活的便利和丰富,让我们不再需要上河滩了,但我依然住在运河边,常沿着运河漫步,倾听运河的诉说……

(戴亦勤)



槐花香

那天下班回家,路过小河边时,一股淡淡的幽香钻入鼻孔。抬头一看,原来是河边的洋槐树开了淡黄的花,散发出素雅的清香,沁人心脾。

老家的院子里长着两棵高大的槐树,我和几个姐姐空闲时就围树嬉戏,巨大的树冠庇护着童真和稚气。春末夏初,柳树已是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,老槐那黑黑的枝梢方才慢慢抽出细长的绿叶,嫩白的花苞隐藏在叶片之间。性急的我们早已被槐花那诱人的香甜迷住了,找来长竹竿准备钩一根枝条摘花解解馋。母亲轻轻打了我一巴掌:“傻孩子,还是花蕾呢,等开花了吃那才甜呢。”

不经意间,黄白色的槐花一串串地迎风吐馨,惹得蝴蝶蜜蜂纷至沓来。蝴蝶在花间轻盈曼舞,蜜蜂在花丛中低吟浅唱。洁净如雪的花朵儿挂满枝头,像冬日里的雾凇。我再也等不及了,拿起长竹竿钩弯下树枝就要采,母亲见状忙跑过来:“小心,枝上有刺,别被扎着了。”我吓得住了手。母亲接过树枝,小心翼翼采了一串递给我。我洗都没洗就放入嘴中,真甜!“我还要吃!”“小馋虫,中午给你做槐花面。”说完,她拿来一只竹篮,采了满满一篮子槐花,回家冲洗了一下,放进大瓷盆里,加入面粉和水,便开始和面、擀面。待面条煮熟,揭开锅盖,那浓烈的槐花香气随着袅袅升腾的水汽弥散开来,漫溢了整



个小屋。我捧住一碗槐花面,撩起一筷子面条顾不上烫嘴塞进口中,又绵又滑,流香四溢。那一顿,我一连吃了两大碗,小肚子撑得鼓鼓的。

二十岁那年,我从师院毕业,到一所村小任教。初为人师,班上有个顽皮差生搞得我心烦意乱。放学回家,我常常疲倦地仰卧在槐树下,看着一树冰清玉洁的槐花,那些顽劣学生如花般的笑脸又浮现在我的脑海。五月的风拂过脸庞,淡淡花香中,我慢慢地进入梦乡。不知什么时候,母亲把我叫醒。我晕乎乎地跟母亲回家,母亲端来晚饭,我大口大口吃着。母亲坐在我身边,轻声说:“慢点儿吃。那些孩子啊,你耐心地教,耐着性子教,才会越教越懂事。”母亲的话使我茅塞顿开。我

渐渐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,爱上了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。孩子们就像这五月的槐花般纯真无暇。

去年冬天,我收到了母亲寄来的快件。拆开一看,哇,是槐花!屋子里顿时弥漫着槐花的馨香,浸染了母爱的家也立刻温润了许多。晚上,妻子用槐花烙饼,金黄色的面饼里,浮雕一样镶嵌着一朵一朵蛋白质的花蕾、青绿色的花蒂,仿佛一个幽远的梦。虽然晒干后的槐花色泽、味道都没法和现采的比,却可以聊解乡愁和思念。

“雨过前山日未斜,清蝉噤落槐花。”五月槐花飘香的季节,嗅着那醉人的花香,寻回那久违的母爱和幸福。

(吴建)



放风筝

绿油油的麦田间埂上,我与哥哥各手牵一只风筝在奔跑,一会儿我的风筝飞得高,一会儿哥哥的风筝飞得高;那年我是学龄前儿童,哥哥上小学五年级;放风筝是我俩最爱的“娱乐活动”。

那时没有风筝卖,父母忙于农活,没空给我们做风筝,哥哥就与我自己动手做。哥哥曾跟邻村周老六学过半天的制作,不知哥哥学艺不精还是周老六敷衍了事,反正哥哥只学会做一种“六角”风筝,又称“乌龟”风筝,做这种风筝简单易学。

哥哥做风筝时,我给他“打下手”。“六角”风筝一般制作成80厘米高、50厘米宽。制作风筝需用竹片、纸、糨糊、线等材料;先找一根竹子劈成一片一片,再用竹片把风筝的“骨架”搭成“米”字型。然后是糊纸,家里没糨糊,就用剩饭的米粒粘风筝纸;纸要好一点、厚一点的;因为薄纸上天后风一吹容易破,一破就会栽下地。放风筝用的线是拿家里的废铜烂铁到村上“拾破烂”的老张头那里换的旧“三角皮带”,回家将皮带里的“嵌发丝”一根根拉出连接成100多米长,然后绕在一根小木棒上,这种“嵌发丝”经久耐用,儿时放风筝都用这种线。

“六角”风筝还要在风筝的下端加两道“尾巴”,因为不加尾巴就无法飞上天;尾巴是用稻草几根几根连接而成;这尾巴有讲究,一般每道长1.5米左右,二道尾巴长度、重量要几乎相等;过长了超重,上不了天;过短了太轻,上天就会“翻跟头”往下栽。起飞时放10多米长的线,我拿着线棒,哥哥举起风筝,我牵着线棒边跑边慢慢放线,待风筝升到一定高度就可在空中自由飞翔,我们可以手牵风筝悠悠玩耍。有一次,一阵大风吹来,风筝左右摇摆,直往下翻跟头,我急得连连大叫。这时,哥哥接过风筝,拉着线边走边抖,经过几次抖动风筝又飞稳了,哥哥又把线棒还给我。

小时候家里养猪养羊,春天是我和哥哥割猪草和羊草最主动的时候,我俩总是偷偷带上风筝,既玩了风筝又割了草,风筝放上天,我俩把牵线小棒往地上一插,即动手割猪草、羊草,割一会儿、玩一会儿。天蓝蓝、云白白、风轻轻;风筝“看着”我们,我们看着风筝;看着、看着便幻想自己变成了一只风筝,在蓝天上自由飞翔。

最有意思的是村上几个与哥哥一般大的小伙伴,常要和我们比高低,他们牵着大人为他们做的“蝴蝶”“蜻蜓”“蜜蜂”等风筝与我们比赛。风筝上天后每只风筝的高度、稳定性不相上下。可当牵在手里奔跑时就显高低了,我们的风筝越飞越高,越飞越稳。他们的风筝跑着、跑着就一个“跟头”从天上栽到地下。我们的风筝仍“稳坐钓鱼台”,观看放风筝的小伙伴指指点点,夸奖我哥俩的风筝棒,望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,我和哥哥心里乐开了花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前不久与哥哥相聚,说起当年放风筝的情景,竟越聊越有劲,儿时场景宛在眼前……

(江南乙)